

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　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

枝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囊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毁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蕭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楄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嘗有

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後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輙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

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蕪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覇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羇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惟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克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摇落草淒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葢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

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

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顚出綱中得者舵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綱出綱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綱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顚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篳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

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缺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缺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生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

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

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异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寠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

而為賦譬註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
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懐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
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葢詩之流至楚而為
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
長謡問對銘賛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
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
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
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

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録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大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葢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輙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

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毁之者矣隣封固有喝之者矣未幾喝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毁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

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於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

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汚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其理得

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葢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

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葢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

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盡闕乎益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益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一無以字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一作昔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

人則猶故也為（一作生）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

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别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黄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顔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傑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

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人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太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

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盍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

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强名心與天地同流體

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録序

劉跂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録若干卷别

白抵捂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别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士抱槧懐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刋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

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今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

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令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跂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

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摸得墨本以慶歴戊子歲别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亦言友人江隣幾守官奉髙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絶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髙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摸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

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推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葢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

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求訪問倦於屢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

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兹可尚也如親𨒪逺黎史作親
巡逺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
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
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
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
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
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黄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世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

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

建勲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録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於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

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
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
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
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
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説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
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
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宋文鑑卷九十二

宋文鑑卷九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論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

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

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

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懐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懐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治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踈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踈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

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孰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懟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

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

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餘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

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畧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髙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髙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

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勑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珎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强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葢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

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彞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禄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

惡而能去之不以已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葢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葢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僶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

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以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已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

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説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

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為國譬用兵馬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

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廢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

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恵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葢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

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斂多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

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溥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

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忍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

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葢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

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鐵銷為金狄聖謨國典焚為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

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絶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逄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是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

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即生戎心所謂智略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去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

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葢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

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

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黄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

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黄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澆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澆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澆薄乎曰知曰

知則何為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弒君弒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斶欲不已

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追遠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為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封内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

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雖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為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太壇有土地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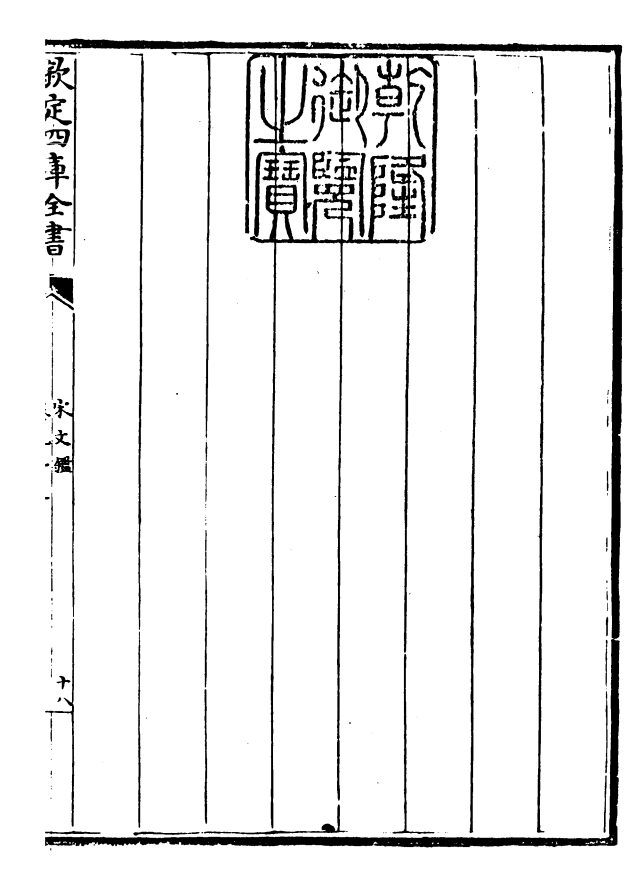
祭山川敢有僣擬罪不細矣法寛而不禁斯可懼也棄
而為巳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悍四海之産勤於神仙
其卒有獲乎彼為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説
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僣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
傳萌折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
蔕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
有正其説必以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壊矣曰如之何
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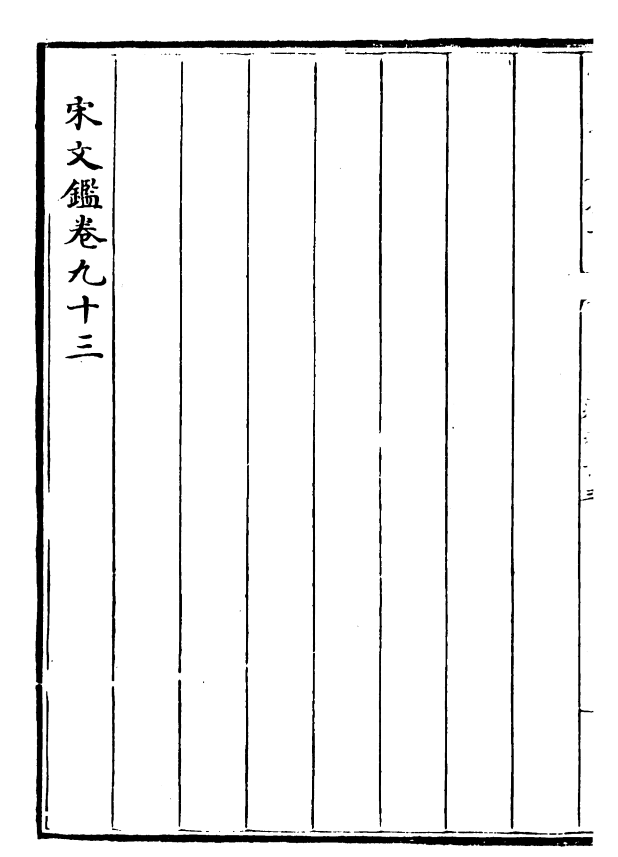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凊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咈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於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怨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

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茍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效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户也逾墻鑽穴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

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覿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乾隆御覽之寶


宋文鑑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四 九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九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論

封建論　廖偁

柳子厚為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

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葢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為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偁謂誠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

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
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
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
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
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
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
至於難制小不至無賴是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下
相制固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為之也夫所

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為勢則天下孰不為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㑹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禄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末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禄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

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後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為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大亂者也偁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

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

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為不善矣設有為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設有為理者也儞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為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則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

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偁故曰雖世禄在位不能妨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憝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為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為仁人乎孔子以為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

有利益者雖死焉為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後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為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為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備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為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為患

不究升賢絀不肖為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為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為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利其力偶故曰子厚之論封建至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為非者以守宰為是故也以守宰為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讐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讐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

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諦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為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譬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譬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絀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

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其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為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

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為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之法而疑古封建為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黄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為太守而不能為他哉而子厚固以為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為之言也儞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耳

洪範論

廖偁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

知洪範徧按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羲而前徧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啟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

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説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

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違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秘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僞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

之為君者茍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恠矣雖然欲成其偽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録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録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

周公録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

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

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變其名者下也人不變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鼂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

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删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

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歳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葢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逺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

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

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

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末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葢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

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乗間而出千有餘歳之間佛之来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

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

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君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恒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

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

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

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晋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

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

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

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之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

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

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

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

秦人所畏若趙括也者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虗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